

儿童文学

伴·侣

许廷旺 著

野狼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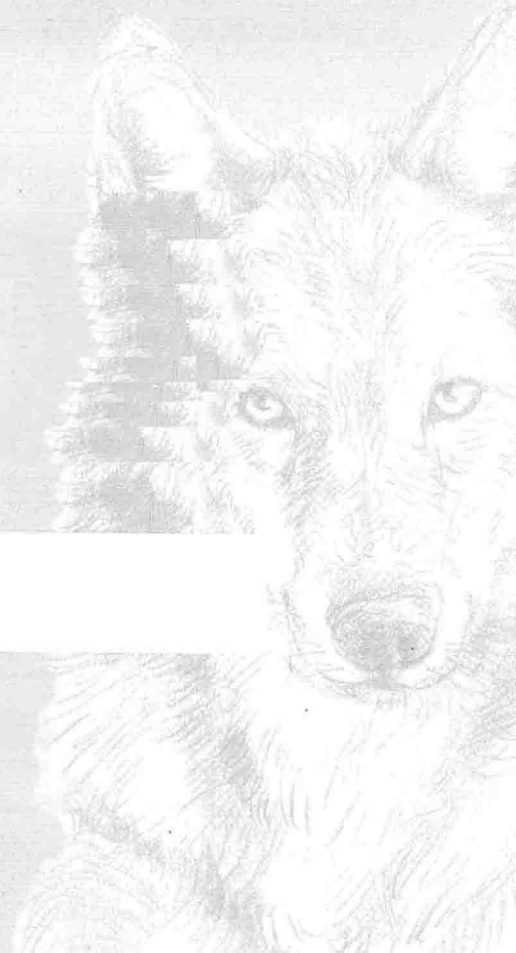
儿童文学

野狼

许廷旺 ■ 著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狼 / 许廷旺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3


(《儿童文学》伴侣)

ISBN 978-7-5148-2124-6

I. ①野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1923 号

YE LANG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丁顺华

插图: 李思思

核神父

美术编辑: 高煜

著者: 许廷旺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om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4.875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1 千字

印数: 16600 册

ISBN 978-7-5148-2124-6

定价: 1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1)

1 惨败

杭盖倚靠在毛毡上，阴郁的目光长时间注视着蒙古包外。从门外射进一束灿烂的阳光，这是草地春天撩拨人心弦，令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阳光。杭盖没有感受到春天与日俱增的温度，和空气里混合了青草与泥土的气味，更没有感受到让人心醉的阳光。他虽置身阳光里，却心灰意冷，身子从里往外的冷。

杭盖长长叹了口气，这一次，他输得倾家荡产、一塌糊涂。

杭盖是马匪，与拉布干有着杀父之仇，一直想着复仇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拉布干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，反而越来越强大，成了草地上最大的马匪。很多马匪畏惧拉布干，背信弃义，纷纷投入他麾下。有关杭盖要追杀拉布干的消息，随之也传到他的耳朵里。可想而知，杭盖招来了比任何一次都沉重的打

野狼

击。数次追杀，数次死里逃生。杭盖心中已植下了复仇的种子，他的每一次行动（当然包括与其他马匪之间的火拼，马匪与马匪之间常常为争夺草地、掠夺财物而火拼）之快、出手之狠都令马匪瞠目结舌。同时，他来去之神秘也常常弄得马匪措手不及，时间一长，赢得了“野狼”的称号。

与“野狼”杭盖交过手的马匪，心有余悸，每次行动时，不得不考虑是否遇上“野狼”。稍微有个风吹草动，马匪不得不蛰伏一段日子，就是为了避开这头凶悍、狠毒的“野狼”。

而有关“野狼”杭盖的消息，迅速从马匪中向草地人那里蔓延，草地人避之唯恐不及，谈虎色变。渐渐地，“野狼”杭盖成了诅咒他人的代名词。一时间，“遇上‘野狼’杭盖”成了最狠毒的咒语，也成了最灵验的咒语。

令人恐惧的“野狼”杭盖却惨败了，一脚迈进了鬼门关。

“野狼”杭盖纠集数股马匪，与草地上最大的马匪拉布干决一死战，以偿多年复仇夙愿。哪知，众多马匪临阵倒戈，矛头纷纷指向他，全军覆没不说，他也倒在尸体堆里。杭盖生命弥留之际，至死不忘众多马匪临阵倒戈，是哪里出了纰漏？杭盖不明白，靠着强制手段把马匪拉拢到一起，貌似强大，实则一盘散沙。当危险落到每个马匪头上时，原本脆弱



的友谊瞬间分崩离析，随之而来的是把杭盖当成礼物送给马匪拉布干，以求在他那里分得一杯残羹剩饭。

“野狼”杭盖始终没有弄明白，他为什么深深陷进了败、败了胜的怪圈里。他还弄不明白的是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出现在其他马匪身上，包括最大的马匪拉布干身上。

杭盖不会弄明白的，他们是马匪，身上的最基本的品质被破坏掉了。

杭盖表情死灰，阴郁的目光迷离、凌乱。

蒙古包外传来脚步声。杭盖一抬头，老头儿清格勒出现在门影里。老头儿清格勒面无表情，把奶茶放在杭盖面前，看了他一眼，转身默默离开了。

不熟悉老头儿清格勒的人误以为他失语了。

老头儿清格勒常年生活在草地深处。草地深处人迹罕至，一年里，除了杭盖，陪伴老头儿清格勒的只有少年阿斯根。寂寞无聊的草地生活，让语言成了多余的，一来二去，几乎所有生活在草地深处的草地人都有语言障碍。时间久了，就连调皮、活泼的少年阿斯根也变成了失语者，可那明亮、机智的目光又证明他不是失语者，而是把很多话埋在了心里。

老头儿清格勒是杭盖父亲的朋友，亲眼目睹了朋友被害。当听说杭盖要为父亲复仇时，作为他父亲的朋友，清格

勒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，支持他。这让杭盖很感动。杭盖带领着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追杀马匪拉布干时，也沦为新的马匪。没有什么理由，原本是找马匪拉布干复仇的，结果被别的马匪一路追杀，他们要活下去，也就沦为新的马匪了。

第一次掠夺大获成功，众人相庆，杭盖没有看到清格勒的身影，第二天也没有看到清格勒。后来，有人告诉杭盖，清格勒当天就离开了。杭盖明白清格勒为什么离开，他们的行为有悖于清格勒的愿望。一路上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草地人唾弃，这违背清格勒做人的准则。但老人清格勒却没有抛弃杭盖。

第一次失败，杭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清格勒突然出现在杭盖眼前。杭盖看见清格勒的那一刻，眼前一亮，虽然清格勒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明亮的目光告诉杭盖，可以放心大胆地跟着他离开。尽管一瞬间，杭盖看见清格勒目光里淡淡的忧伤，可清格勒却像父亲一样接纳了杭盖。

老头儿清格勒这一坚持就是多年。

杭盖一直没有忘记复仇，更无法忘记老头儿清格勒为什么要离开他。他重新振作起来，以他“野狼”的名义，以为父亲复仇的理想，不愁扩充不了势力。他的势力日益壮大，离开



了清格勒。杭盖很惭愧，他的做法令他在复仇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

每次惨败、落难、被追杀……杭盖无一例外地回到老人清格勒身边。当初清格勒与杭盖不辞而别，好像知道日后杭盖还有落难的时候。清格勒之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就是在他落难之时，能给他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。

杭盖去了来，来了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中年的清格勒已进入了暮年。清格勒原本话就少，现在话越来越少，很多想法是通过眼神和动作来完成的。每次杭盖看到的几乎是从模子里刻出来的表情，这种表情是被高原紫外线和草地劲风雕刻出来的，苍老、平静……近似于漠然。杭盖知道，在这表情下面，老头儿清格勒却有一颗火热的心，那是对他至死不渝的支持与理解。

这次，杭盖不清楚老头儿清格勒是如何打探到他与马匪拉布干火拼的，又是如何在死人堆里找到了他，又是如何避开一路追杀，带着他来到草地深处的。期间的经历，用九死一生形容毫不夸张。

面对老头儿清格勒，杭盖有种愧疚感。老头儿清格勒表情越平静，杭盖内心越愧疚。

蒙古包外传来大犬旭日干欢快的吼声，它与少年阿斯根

又纠缠到一起了。

杭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老头儿清格勒身边怎么突然间冒出一个少年。杭盖曾试问过老头儿清格勒。老头儿好像知道他要问，目光里闪过一丝怨恨，仿佛少年阿斯根的出现与他杭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。当他进一步追问时，老头儿清格勒给了他一个背影。

这个细微的动作深深地刺痛了杭盖，令他久久不能忘记。尤其是见到少年阿斯根时，想弄清楚老头儿清格勒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可惜，最终又不了了之。

杭盖曾仔细打量过少年阿斯根，少年阿斯根的模样与记忆中的某个人的面孔非常相似，而这个人却不在了。他试图回想、寻找少年阿斯根与记忆中某个人之间的必然联系，很遗憾，他大脑里终日想的是马匪拉布干。除了拉布干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

杭盖分明感受到少年阿斯根对他的冷漠、敌视。冷漠、敌视是来自骨子里的。少年阿斯根的目光如同一对冰冷的利刃，目光里喷着复仇的火焰，令人望而却步。杭盖看到这里，身子一激灵打个冷战。少年阿斯根的目光让杭盖想到了自己，少年很像十几年前复仇的自己。杭盖还有更大的不安，这



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身上过早承载了原本就不属于他，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——复仇。少年阿斯根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呢？

少年阿斯根对待老头儿清格勒、大犬旭日干却是判若两人。

杭盖除了感受到少年阿斯根对他的不友好外，大犬旭日干也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敌意。

“旭日干”在蒙古语里是“风暴”的意思。

大犬旭日干是一头大型雌犬，壮如牛犊，一身漆黑如墨的长长被毛，奔跑起来如威武的雄狮。大犬旭日干发怒时，就像平地起了一阵风暴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捣毁一切。杭盖怀疑这条大型草地犬来自于雪域高原，确切说应该是藏獒。他向老头儿清格勒求证过。当时，清格勒像没有听见，双眼眯在一起，笑眯眯地看着旭日干。大犬旭日干似乎被清格勒感染了，顽皮得像只小犬，一头扎进清格勒怀里，没完没了地舔舐着老头儿的脸膛。老头儿清格勒终于拗不过旭日干，离开了。

大犬旭日干就像被娇惯的小孩子，扑向老头儿，结果却遭到呵斥。旭日干受了委屈似的，喉咙里发出几声怪叫，灰溜溜的，颠着碎步，找少年阿斯根了。看到少年阿斯根，大犬旭

日干立刻欢腾起来，极速地跑动，跑到阿斯根面前，猛地站立起来，如山的身子重重地压了下去。那一刻，惊得杭盖倒吸一口凉气，以为旭日干锋利的獠牙会深深地切进阿斯根的肌肤里，要知道，大犬可是带着一股怨气冲上去的。像这种脾气暴戾、喜怒无常的大犬，如同草地上的马匪。杭盖想象的一幕并没有发生，不知是少年阿斯根有意倒在地上的，还是被旭日干撞倒的，结果一人一犬在草地上滚来滚去……这一幕大大超出杭盖的意外。

杭盖看惯了这一幕，有种错觉，他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马匪，而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草地人。

杭盖试图接近大犬旭日干，旭日干一改温和表情，双眼上挑，嘴角抽动，亮开獠牙，脖颈、脊背被毛耸立……整个表情夸张得如同魔鬼。杭盖怀疑大犬旭日干对他之所以如此的不可理喻，缘自于少年阿斯根。少年阿斯根的态度深深影响了大犬旭日干。他试图拉近与少年阿斯根的关系，可少年顽固得像块坚硬、冰冷的石头。

杭盖失败了。

除了老头儿清格勒，没有谁喜欢杭盖。

杭盖在蒙古包度过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，身上的伤基本痊愈。他考虑着离开蒙古包，可离开蒙古包后又能做什么呢？



没有人再会追随着他与拉布干为敌了，拉布干太强大了。

而且“野狼”已经“死”了。

2 大犬旭日干

入夜，丛林深处传来此起彼伏的狼嚎，那是狼趁着夜色有意展示野性与力量的嚎叫。

对狼的嚎叫，老头儿清格勒、少年阿斯根已经是见怪不怪了，就连大犬旭日干也习以为常，没有发出低沉、有力的吼声。置身草地深处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寂寞，也习惯了狼嚎，如果某个夜晚，狼嚎突然消失了，无论是人，还是大犬，都会不适应的。

杭盖第一夜听到狼嚎，如坐针毡，在他听来，狼嚎如同拉布干率领着马匪又来追杀他了。

狼嚎渐渐失去节奏与韵律，变得刺耳难听。

这是春天，是狼求偶的季节。

大犬旭日干难以再保持以往的安静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

去，目光热切而迷离。它好像特别钟情于夜晚，直到黄昏临近，才渐渐安静下来，四肢倒地，大头枕在前肢上，半眯双眼，深情地注视着远处的草地。大犬旭日干一趴就是很长时间，即使少年阿斯根走近，也不理不睬，始终是一副慵懒、陶醉的表情。它偶尔睁开眼睛，看一眼蒙古包里的老头儿清格勒，随后又沉沉睡去。暮色笼罩草地之后，旭日干身上就像有很强的生物钟，精神抖擞，举着大头，频频抽动着鼻翼，目光痴情专注，长时间注视着某个方向。

那里往往是传来狼嚎的方向。

配合着狼嚎，大犬旭日干发出欢快、低沉的吼叫。大犬应该清楚嚎叫不是来自同类，可异类的嚎叫搅得它心烦意乱，身体里奔涌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，令它不得不吼叫。它好像有所顾忌，才有意压抑吼叫。夜色里，大犬旭日干的目光时不时瞟向蒙古包，似乎担心它的吼叫会引来主人的不满。

大犬旭日干断断续续吼叫了一夜。

同样，春天也是草地犬求偶的季节。

杭盖的目光长时间落在大犬旭日干身上，忽然想起他的祖先成吉思汗的一个传说。当年，成吉思汗曾经带领着一支雪域高原藏獒队伍，横扫西域，令那些凹眼凸鼻的西域人心



野狼

有余悸。渐渐地，那个风云人物就是他杭盖了，他率领着一支野狼队伍，令最大的马匪拉布干匍匐在地。

当没有人追随杭盖时，他还有一支混合了草地犬与狼的队伍。这支队伍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

杭盖欢欣鼓舞，一扫多日来的萎靡不振。他向老头儿清格勒打听，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草地犬。问完之后，他十分后悔，老头儿清格勒为了救他，长年置身于草地深处。杭盖用手指了指大犬旭日干，说，把它绑了。

老头儿清格勒很快明白怎么回事了。草地人经常拿草地犬与狼结合，这样产下的狼犬，既有狼的凶猛与彪悍，又有犬的忠诚与尽职尽责。

杭盖走近大犬旭日干。旭日干一改多日来对他的敌视，尽显了雌性的娇羞与温柔，懒洋洋地趴在地上，听到脚步声，撩了一下眼皮，随后又闭上了。待久了，大犬旭日干知道杭盖是这里的主人，最初的敌意像草地上刮过的一阵微风，消失了，尽管它不喜欢这位主人。期间，杭盖一直想方设法接近它，以博得它的好感。歪打误撞，杭盖很顺利地给大犬旭日干戴上了脖套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等待着某个时刻，这个时刻能让大犬的热情、力量百分之百地释放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孕育出来的生命才是最强悍的，无法战胜的。



夜里的狼嗥越来越近。狼群好像嗅出了大犬旭日干的气息，知道这里有一条漂亮、威武的雌犬。它赢得了狼群的好感，尽管它们此前水火不相融，但眼下并不影响狼群对大犬的好感。大犬旭日干欢快、明亮的吼叫无疑是对狼群释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，狼群趋之若鹜，纷纷接近蒙古包。

杭盖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，他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。

大犬旭日干烦躁不安，围着木桩转来转去，浑身被毛毡起，发出低沉的吟叫。

杭盖看看是时候了，松开了大犬旭日干身上的脖套。大犬旭日干如一团黑影滑入夜色，很快与夜色融为一体。

那个夜晚，狼群的嗥叫空前高涨，它们好像长时间没有嗥叫了，把积攒下来的嗥叫与力量一齐释放出来。狼群的嗥叫更像表演，不仅看哪一条狼的嗥叫声音宽广，更要看哪一条狼的嗥叫悠远而绵长。长时间的嗥叫难分伯仲，一时间嗥叫变得凌乱而热烈，那是无法用嗥叫决定出的胜负，需要用身体，用力量，用搏杀……一决高低。

不难想象，众狼疯狂起舞时，大犬旭日干蹲坐在一旁，凌厉的目光挨个扫过众狼，早已选中了心仪的雄狼，只不过那头蠢笨的雄狼还没有看出来，正全力以赴搏杀着。

两天两夜过去了，大犬旭日干回来了。它神态安详，步伐从容，目光明亮，长时间倒卧在蒙古包前，好像经历了一次长途跋涉，耗尽了全部体力与精力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犬旭日干一改过去与老头儿清格勒、少年阿斯根厮守的习惯，喜欢独来独往。很多时候，它的目光久久落在腹部上，好像那里已经有了新的生命。它的喜好就是安安静静地亲眼目睹小生命的成长。

大犬旭日干的另一个变化，就是一改对杭盖的敌视，似乎腹部里小小的生命让它尽显雌性的温和，哪怕面对它曾经讨厌过的角色，现在也能容忍了。

杭盖情不自禁地走到大犬旭日干身边，抚摸它，拍打它，给它挠挠痒。大犬旭日干心安理得地接受杭盖的爱抚，舒展开身子，伸展四肢，整个身子最大面积呈现在杭盖面前。

大犬旭日干对杭盖态度的改变，也引来了少年阿斯根对杭盖的看法，他总是静静地打量着杭盖，好像不明白，这个高大魁梧、一脸凶相的男子怎么会有温柔的一面。

因为大犬旭日干，少年阿斯根很快接纳了杭盖。

杭盖所做的一切，老头儿清格勒全看在眼里，脸上显露出少有的笑容。自从杭盖走上复仇之路，总是替他提心吊胆。现在，杭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犬旭日干身上，犬及